俠義傳

俠義傳卷十二

五十六回　救妹夫巧離通天窟　獲三寶驚

且說那正西來的姓姚行六外號兒搖晃山的姓費行七外號兒叫爬山蛇他二人路上去樹後有人竊聽姚六走的遠了這裡費七被丁二爺趕上從後面一伸手將脖項揾住按倒在地道費七你可認得我麼費七細細一看道丁二爺為何將小人擒住了二爺道我且問你通天窟在於何處費七道從此往西去不遠往南一拐頭便看見隨山勢的石門那就是通天窟二爺道既如此我合你借宗東西將你的衣服腰牌借我一用費七連忙從腰間遞過腰牌道二員外你老讓我起來我

好脫衣裳吓丁二爺將他一提攏住髮辮道快脫賈七無奈將衣裳脫下丁二爺拿了他的搭包又將他拉到背眼的去處揀了一棵合抱的松樹叫他將樹抱住就用搭包綑縛結實賈七暗暗着急道不好我別要栽了罷忽聽丁二爺道張開口早把一塊衣襟塞住道小子你在此學到天亮橫豎有人前來救你賈七哼了一聲口中不能說心裡却道好德行虧了這個天不甚涼要是冬天饒凍死了別人遠遠的瞧着拿着我這當做旱魃呢丁二爺此時已將腰牌掖起披了衣服竟奔通天窟而來果然蹬山石門那邊又有草團瓢三間已聽見有人唱着一個柳迎春哪他在那個井呵井呵嗒邊哪汲哧汲哧水喲丁二爺高聲

呌道李三哥李三哥只聽醉李道誰吓讓我把這個巧空兒唱完了啊早見他趔趄趔趄的出來將二爺一看道哎呀少會吓尊駕是誰吓二爺道我姓費行七是五員外新挑來的說話間已將腰牌取出給他看了醉李道老七休怪哥哥說你這個小模樣子伺候五員外呌哥哥有點不放心吓了二爺連忙喝道休得胡說我奉員外之命因姚六回了員外說姓展的挑眼將酒飯摔碰了員外不肯呌我將姓展的帶去與姚六質對質對醉李聽了道好兄弟你快將這姓展的帶了去罷他沒有一頓不鬧的把姚六罵的不吐核兒却沒有罵我甚麼原故呢我是不敢上前的再者那個門我也拉不動他了二爺道員外立等你不

開門怎麼樣呢醉李道七兄弟勞你的駕罷你把這邊假門的銅環拿住了生擰裡一帶那邊的活門就開了哥哥喝的成了個醉包兒那裡有這樣的力氣呢你拉門哥哥叫姓展的好不好丁二爺道就是如此上前攏住銅環往懷裡一拉輕輕的門就開了醉李道老七好兄弟你的手頭兒可以怨得五員外把你挑上呢他又扒着石門道展老爺展老爺我們員外請你老呢只見裡面出來一人道黑夜之間你們員外又請我甚麼難道我怕他有甚麼埋伏麼快走快走丁二爺見展爺出來將手一擺那石門已然關閉向前引路走不多遠便煞住腳步悄悄的道展兄可認得小弟麼展爺猛然聽見方細細留神認出是兆

甚不勝歡喜道賢弟從何而來二爺便將衆兄弟們各來了的話說了又見迎面有燈光來了他二人急閃入林後見二人抬定一罈酒前面是姚六口中抱怨道眞眞的咱們員外也不知是安着甚麽心好酒好菜的供養着他還討不出好來也沒見這姓展的太不知好歹成日價罵不絕口剛說至此恰恰離丁二爺不遠二爺暗暗將脚一鈎姚六往前一撲口中噯呀道不好咕咚咭噝噗哧咕咚是姚六爬下了咭噝是酒罈子砸了噗哧是後面的人躺在撒的酒上了丁二爺已將姚六按住展爺早把那人提起姚六認得丁二爺道二員外不干小人之事又見揪住那人的是展爺連忙央告道展老爺也沒有他的事情求二

位爺饒恕展爺道你等不要害怕斷不傷害你等二爺道雖然如此却放不得他們於是將他二人也細縛在樹上塞住了口然後展爺與丁二爺悄悄來至五義廳東竹林內聽見白玉堂又派了親信伴當白福快到通天窟擒取三寶展爺便悄悄的跟了白福而來到了竹林衝要之地展爺便然住腳步竟等截取三寶不多時只見白福提着燈籠托着包袱嘴裡哼哼着唱灤州影又形容幾句猓猓腔末了兒改唱了一隻西皮二簧他可一壁唱着一壁回頭往後瞧越唱越瞧的利害心中有些害怕覺得身後哧拉哧拉的響將燈往身後一照仔細一看却是枳荊扎在衣襟之上口中嘟囔道我說是甚麼響呢怪害怕的原來

是他呀連忙撂下燈籠放下包袱回身摘去枳荆轉臉兒一看燈籠滅了包伏也不見了這一驚非小剛要找尋早有人從背後抓住道白福你可認得我麼白福仔細看時却是展爺連忙央告道展老爺小人白福不敢得罪你老這是何苦呢展爺道好小子你放心我斷不傷害於你你須在此歇息歇息再去不遲說話間已將他雙手背剪白福道怎麼我這麼歇息嗎展爺道你這麼着不舒服莫若爬下將他兩腿往後一撩手却往前一按白福如何站得住早已爬伏在地展爺見傍邊有一塊石頭端起來道我與你蓋上些兒看夜靜了着了涼白福哎呀道展老爺這個被兒太沉小人不給不勞展老疼愛我展爺道動一動

我瞧瞧如若嫌輕我再給你蓋上一個白福忙接言道展老爺小人就只蓋一個彼的命若是再蓋上一塊小人就折受死了展爺料他也不能動了便奔樹根之下來取包袱誰知包袱却不見了展爺吃這一驚可也不小正在詫異間只見那邊人形兒一晃展爺趕步上前只聽噗哧一聲那人笑了展爺倒唬了一跳忙問道誰一壁問一壁看原來是三爺徐慶展爺便問三弟幾時來的徐爺道小弟見展兄跟下他來惟恐三寶有失特來幫扶不想展兄只顧給白福蓋被却把包袱拋露在此若非小弟收藏這包袱又不知落於何人之手了說話間便從那邊一塊石下將包袱掏出遞給展爺展爺道三弟如何知道此石之下

可以藏得包袱呢徐爺道告訴大哥說我把這陷空島大小去處凡有石塊之處或通或塞別人皆不能知小弟没有不知道的展爺點頭道三弟眞不愧穿山鼠了二人離了松林竟奔五義廳而來只見大廳之上中間桌上設着酒席丁大爺坐在上首柳靑坐在東邊白玉堂坐在西邊左首下帶着展爺的寶劍見他前仰後合也不知是眞醉呀也不知是假醉信口開言道小弟告訴二位兄長說總要叫姓展的服輸到地兒或將他革了職連包相也得處分那時節小弟心滿意足方纔出這口惡氣我只看將來我那些哥哥們怎麽見我怎麽對的過開封府說罷哈哈大笑上面丁兆蘭却不言語柳靑在旁連聲誇讚外面衆

人俱各聽見惟獨徐爺心中按捺不住一時性起手持利刃竟奔廳上而來進得門來口中說道姓白的先吃我一刀白玉堂正在那裡談的得意忽見進來一人手舉鋼刀竟奔上來了忙取腰間寶劍罷咧不知何時失去誰知丁大爺見徐爺進來白五爺正在出神之際已將寶劍竊到手中白玉堂因無寶劍又見刀臨切近將身向傍邊一閃將椅子舉起往上一迎只聽拍的一聲將椅背砍得粉碎徐爺又掄刀砍來白玉堂閃在一旁說道姓徐的你先住手我有話說徐爺聽了道你說你說白玉堂道我知你的來意知道拿住展昭你會合丁家弟兄前來救他但我有言在先已向展昭言明不拘時日他如能盜回三寶我必

隨他到開封府去他說只用三天即刻盜回如今雖未滿
限他尚未將三寶盜回你明知他斷不能盜回三寶恐傷
他的臉面今仗著人多欲將他放出三寶也不要了也不
管姓展的怎麽回覆開封府怎麽腆顏見我你們不要臉
難道姓展的也不要臉麽徐爺聞聽哈哈大笑道姓白的
你還做夢呢即回身大叫展大哥快將三寶拿來早見展
爺托定三寶進了廳內笑吟吟的道五弟劣兄幸不辱命
果然未出三日已將三寶取回將來呈閱白玉堂忽然見
了展爺心中納悶暗道他如何能出來呢又見他手托三
寶外面包的包袱還是自已親手封的一點也不差更覺
詫異又見盧大爺丁二爺在廳外站立心中暗想道我如

令要隨他們上開封府又滅了我的脫氣若不同他們前往又失却前言正在爲難之際忽聽徐爺嚷道姓白的事到如今你又有何說白玉堂正無計脫身聽見徐爺之言他便拿起砍傷了的椅子向徐爺打去徐爺急忙閃過持刀砍來白玉堂手無寸鐵便將蔥綠氅脫下從後身脊縫撕爲兩片雙手掄起擋開利刃急忙出了五義廳竟奔主邊竹林而去盧方向前說道五弟且慢愚兄有話與你相商白玉堂並不答言直往西去了二爺見大爺不肯的强也就不好追趕只見徐爺持刀緊緊跟隨白玉堂恐他趕上到了竹林密處卽將一片蔥綠氅搭在竹子之上徐爺見了以爲白玉堂在此歇息蹲足好了起將上去將身

子往下一蹿往下一按一把抓住道老五呀你還跑到那裡去用手一提却是一片綠氅玉堂不知去向此時白玉堂已出竹林竟往後山而去看見立峰石又將那片綠氅搭在石峰之上他便越過山去這裡徐爺明知中計又往後山追來遠遠見玉堂在那裡站立連忙上前仔細一看却是立峯石上搭着半片綠氅已知玉堂去遠遠趕不及暫且不表且說柳青正與白五爺飲酒忽見徐慶等進來徐爺就與白五爺交手見他二人出了大廳就不見了自已一想我若偷偷兒的溜了斷不住衆人若與他等交手斷不能取勝到了此時說不得乍着膽子只好充一充朋友想罷將桌腿子卸下來拿在手中嚷道你等既與白五

弟在神前結盟生死共之既有今日何必當初眞乃叫我柳某好笑就罷掄起桌腿向盧方就打盧方一肚子的好氣正在處可出見柳青打來正好拿他出出氣見他臨近並不招架將身一閃繞過却使了個掃堂腿只聽噗通一聲柳青仰面跌倒盧爺叫莊丁將他綁了莊丁上前將柳青綁好柳青白馥馥一張面皮只羞得紫巍巍滿面通紅好生難看盧方進了大廳坐在上面莊丁將柳青帶至廳上柳青便將二目圓睜嚷道盧方敢將柳某怎麽樣盧爺道我若將你傷害豈是我行俠尚義所爲所怪你者實係過於多事耳至我五弟所爲之事無須與你細談叫莊丁將他放了去罷柳青到了此時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盧

方道既放了你你還不走意欲何為柳青道走可不走嗎難道說我還等着吃早飯麼說着話搭搭訕訕的就溜之乎也盧爺便向展爺丁家弟兄說道你我仍須到竹林裡尋找五弟去展爺等說道大哥所言甚是正要前往只見徐爺回來說道五弟業已過了後山去的蹤影不見了盧爺跌足道眾位賢弟不知我這後山之下乃松江的江岔子越過水面那邊松江德是捷徑之路外人皆不能到五弟在山時他自己練的獨龍橋時常飛越往來行如平地大家聽了同聲道既有此橋咱們何不追了他去呢盧方搖頭道去不得去不得名雖叫獨龍橋却不是橋乃是一根大鐵鍊有樁一根一根在山根之下一根在那泊岸之

上當中就是鐵鍊五弟他因不知水性他就生心暗練此橋以爲自已能夠在水上飛騰越過也是五弟好勝之心不想他閒時泊下竟爲今日忙時用了衆人聽了俱各發怔忽聽丁二爺道這可要應了蔣四哥的話了大家忙問甚麽話丁二爺道蔣四哥早已說過五弟不是沒有心機之人巧咧他要自行投到把衆弟兄們一網打盡看他這個光景當眞的他要上開封府呢盧爺展爺聽了更覺爲難道似此如之奈何我們豈不白張了心麽怎麽去見相爺呢丁二爺道這倒不如還好幸虧將三寶盜回一位兄長亦可以交差蓋的過臉兒去丁大爺道天已亮了莫若俱到舍下與蔣四哥公同商量個主意纔好盧爺吩咐水

手預備船隻同了□□村又派人到蚯蚓灣蘆葦深處告
訴了二爺昨晚坐的小船也就同莊不必在那裡等了又
派人到松江將姚六賢七白福等鬆放同來了二爺仍將
湛盧寶劍交付展爺佩帶盧爺進內署為安置便一同上
船竟奔茉花村去了且說白玉堂越過後牆竟奔後山而
來到了山根之下以為飛身越渡可到松江仔細看時這
一驚非小原來鐵鍊已斷沉落水底玉堂又是着急又是
為難又恐後面有人追來忽聽蘆葦之中咿呀咿呀搖出
一隻小小漁船玉堂滿心歡喜連忙與道那漁船快向這
邊來將俺渡到那邊自有重謝只見那船上搖槳的却是
個年老之人對着白玉堂道老漢以捕魚為生清早利市

不定得多少大魚如今渡了客官就延工夫豈不悞了生理玉堂道老丈你只管渡我過去到了那邊我加倍賞你如何漁翁道既如此千萬不可食言老漢渡你就是了說罷將船擺至山根不知白玉堂上船不曾且聽下回分解

五十七回　獨龍橋盟兄擒義弟　開封府恩相保賢豪

且說白玉堂縱身上船那船就是一晃漁翁連忙用篙點住道客官好不曉事此船乃捕海小船俗名划子你如何用猛力一趁幸虧我用篙撐住不然連我也就翻下水去了好生的莽唐吓白玉堂原有心事恐被人追上難以脫身幸得此船肯渡他雖然叨叨數落却也毫不介意那漁翁慢慢的摇起船來撐至江心却不動了便發話道大清

早起的總要發個利市再者俗語說的是船家不打過河錢客官有酒資拿出來老漢方好渡你過去白玉堂道老丈你只管渡我過去我是從不失信的漁翁道難難難難只說無憑多少總要信行的白玉堂暗道可耐這廝可惡偏我來的倉猝並未帶得銀兩也罷且將我這件襯襖脫下給他幸得裡面還有一件舊襯襖尚可遮體疾渡到那面再作道理想罷只得脫下襯襖道老丈此衣足可典當幾貫錢鈔難道你還不憑信麼漁翁接過抖起來看道這件衣服若是典當了可以比捕漁有些利息了客官休怪這是我們船家的規矩正說間忽見那邊飛也似的趕了一隻漁船來口中嚷道好吓請早發利市見者有分須要

沽酒請我的說話間船已臨近岸邊的漁翁道甚麼大利市不過是件衣服你看看可典多少錢鈔說罷便將衣服擲過那漁人將衣服抖開一看道別管典當多少足彀你我喝酒的了老兄你還不口頭饞麼漁翁道我正在思飲咱們且吃酒去只聽噗的一聲已然跳到那邊船上那邊漁人將篙一支登時飛也似的去了白玉堂見他們去了白白的失去衣服無奈何自己將篙拿起來撐船可歎作怪那船不往前走止於在江心打轉兒不多會白玉堂累的遍身是汗喘吁不止自己發恨道當初與其練那獨龍橋的何不下工夫練這漁船呢今日也不至於受他的氣了正在抱怨忽見小小艙內出來一人頭戴斗笠猛將斗

並摘下道五弟久違了世上無有十全的人也沒有十全的事你抱怨怎的白玉堂一看却是蔣平穿着水靠不由的氣冲霄漢一聲怪叫道哎喲好病夫那個是你五弟蔣爺道哥哥是病夫好稱呼呀這也罷了當初叫你練練船隻你總以爲這沒要緊必要練那出奇的頑意兒到如今你那獨龍橋那裡去了白玉堂順手就是一篙蔣平他就順手落下水去白玉堂猛然省悟道不好不好他善識水性我白玉堂必是被他暗算兩眼盡往水中注視再將篙撥船時動也不動只急得他兩手紮煞忽見蔣平露出頭來把住船邊道老五吓你喝水不喝白玉堂未及答言那船已然底兒朝天把個錦毛鼠弄成水老鼠了蔣平恐他

過於喝多了水不是當要的又恐他不喝一點兒水也是難纏的莫若叫他喝兩三口水趁他昏迷之際將就着到了茉花村就好說了他左手揪住髮綹右手托定腿彎兩足踏水不多時節到北岸見有小船三四隻在那裡等候這是蔣平臨過河拆橋是就吩咐下的船上共有十數人見蔣爺托定白玉堂大家便嚷道來了來了四老爺成了功了上這裡來蔣爺來至切近將白玉堂往上一舉眾水手接過便要控水蔣爺道不消不消你們大家把五爺寒鴉赴水的背剪了頭面朝下用木槓急刻抬至茉花村趕到那裡大約五爺的水也控淨了就甦醒過來了眾水手只得依命而行七手八腳的綑了用槓穿起扯連扯連抬

着個水淋淋的白玉堂竟奔茉花村而來且說展熊飛同定盧方徐慶兆蘭兆蕙相陪來至茉花村內剛一進門二爺便問伴當道蔣四爺可好些了伴當道蔣四爺於昨晚二員外起身之後也就走了衆人詫異道往那裡去了伴當道小人也曾問來說四爺病着往何方去呢四爺說你不知道我這病是沒要緊的皆因有個約會等個人却是極要緊的小人也不敢深問因此四爺就走了衆人聽了心中納悶惟獨盧爺着急道他的約會我焉有不知的從來沒有提起好生令人不解丁大爺道大哥不用着急且到廳上坐下大家再作商量說話間來至廳上丁大爺先要去見丁母衆人俱言尚爲叱名請安展爺說俟事體消

停再去面見老毋丁大爺一一領命進內去了丁二爺吩附伴當快快去預備酒飯我們俱是鬧了一夜的了又渴又餓快些快些伴當忙忙的傳往厨房去了少時丁大爺出來又一一的替老毋問了衆人的好又向展爺道家毋聽見兄長來了好生歡喜言事情完了還要見兄長呢展爺連連答應早見伴當調開桌椅安放杯箸上面是盧方其次展昭徐慶兆蘭兆蕙在主位相陪剛然入坐纔待斟酒忽見莊丁跑進來禀道蔣老爺回來了把白五爺抬來了衆人聽了又是驚駭又是歡喜連忙離坐出廳俱各迎將出來到了莊門果見蔣四爺在那裡吩咐把五爺放下抽横解縛此時白玉堂已然吐出水來雖然甦醒尚不明

白盧方見他面目焦黃渾身猶如水雞兒一般不覺淚下展爺早邁步上前將白玉堂扶着坐起慢慢喚道五弟醒來醒來不多時只見白玉堂微睜二目看了看展爺復又閉上半晌方嘟囔道好病夫吓𢶀得我好淹得我好說罷哇的一聲又吐出許多清水心內方纔明白了睜睛往左右一看見展爺蹲在身旁見盧方在那裡拭淚惟獨徐慶蔣平二人一個是怒目橫眉一個是嬉皮笑臉白玉堂看蔣爺便要紥挣起來道好病夫吓我是不能與你干休的展爺連忙扶住道五弟且看愚兄薄面此事始終皆由展昭而起五弟如有責備你就責備展昭就是了丁家弟兄連忙上前扶起玉堂說道五弟且到廳上去沐浴更衣後

有甚麼話再說不遲白玉堂低頭一看見渾身連泥帶水好生難看又搭着處處皆濕遍體難受的狠到此時也沒了法子了只得說小弟從命大家步入莊門進了廳房丁二爺叫小童拿起套間軟簾請白五爺進內只見澡盆堂佈香肥皂胰子香豆麪牀上放着洋布汗塌中衣月白洋縐套褲靴襪綠花氅月白襯襖絲縧大紅綉花武生頭巾樣樣俱是新的又見小童端了一磁盆熱水來放在盆架之上請白老爺坐了打開髮纂先將髮內泥土洗去又換水添上香豆麪洗了一回然後用木梳通開將髮纂挽好紮好綱巾又見進來一個小童提着一桶熱水注在澡盆之內請五老爺沐浴兩個小童就出來了白玉堂卽將濕

衣脫去坐在矮櫈之上渾身洗了用堂布擦乾穿了中衣
等件又見小童進來換了熱水請五老爺淨面然後穿了
衣服戴了武生巾其衣服靴帽尺寸長短如同自已一樣
心中甚爲感激丁氏弟兄只是惱恨蔣平心中忿忿只見
丁二爺進來道五弟沐浴已畢請到堂屋中談話飲酒白
玉堂只得隨出見他仍是怒容滿面盧方等立起身來說
五弟這邊坐敘話玉堂也不言語見方纔之人皆在惟不
見蔣爺心中納悶只見丁二爺吩咐伴當擺酒片時工夫
已擺得齊整皆是美味佳餚丁大爺擎杯丁二爺執壺道
五弟想已餓了且吃一杯暖一暖寒氣說罷斟上酒來向
玉堂說五弟請用白玉堂此時欲不飲此酒怎奈腹中饑

餓不作臉的肚子咕嚕嚕的亂響只得接杯一飲而盡又斟了門杯又給盧爺展爺徐爺斟了酒大家入坐盧爺道五弟已往之事一槪不必提了無論誰的不是皆是遇兄的不是惟求五弟同到開封府就是給為兄的作了臉了白玉堂聞聽氣沖斗牛不好向盧方發作只得說叫我上開封府萬萬不能展爺在傍插言道五弟不要如此凡事必須三思而後行還是大哥所言不差玉堂道我管甚麼三思四思横豎我不上開封府去展爺聽了玉堂之言有許多的話要問他又恐他有不順情理之言還是與他鬧是不鬧呢正在思想之際忽見蔣爺進來說姓白的你到過於任性了當初你向展兄言明盜回三寶你就同他到

開封府去如今三寶取回就該同他前往纔是即或你不肯同他前往也該以情理相求爲何竟自逃走不想又遇見我救了你的性命又虧丁兄給你換了衣服如此看待爲的是成全朋友的義氣你如今不到開封府不但失信於展兄而且對不住丁家弟兄你義氣何在白玉堂聽了氣的喊叫如雷說好病夫呀我與你勢不兩立了站起來就奔蔣爺拼命丁家弟兄連忙上前攔住道五弟不可有話慢說蔣爺笑道老五叫我不與你打架就是你打我我也不還手打死我你給我償命我早已知道你是沒見過大世面的如今聽你所說之言真是沒見過大世面白玉堂道你說我沒見過大世面你倒要說說我聽蔣爺笑道

你願聽我就說與你聽你說你到過皇宮內院忠義祠題詩萬代壽山前殺命奏摺內夾帶字條大鬧麗府殺了侍妾你說這都是人所不能的這原算不了奇特這不過是你仗着有飛簷走壁之能黑夜裡無人看見就過見了皆是沒本領之人這如何算的是大能幹呢如何算得見過大世面呢如若是見過世面必須在光天化日之中瞻仰過天子陞殿先是金鐘聲響後見左右宮門一開帶刀護衛一對一對的按次序而出雁翼排班侍立一個個眞似天神一般然後文武臣工步上丹墀分文東武西而立丹墀下御林軍俱佩帶綠皮鞘腰刀一個個雄糾糾氣昂昂按班而立又聽金鞭三下響正宮門開處先是提爐敬對

見八人肩輿上坐天子後面龍鳳扇二柄緊緊相隨再後是御前太監蜂擁跟隨天子陞殿眞是鴉雀無聲那一番嚴肅齊整令人悚然就是有不服王法的到了此時也就骨軟筋酥且慢說天子陞殿就是包相爺陞堂問事那一番的威嚴也令人可畏未陞堂之時先是有名頭的皂班各項捕快各項的刑具各班的皂役也是一班一班的由角門而進將鐵鍊夾棍各樣刑具往堂上一放便搖風慘慘又有王馬張趙將御鍘請出喊了堂威左右排班侍立相爺從屏風後步入公座那一番赤膽忠心爲國爲民一派的正氣姓白的你見了雖不至骨軟筋酥也就威風頓滅這些話彷彿我薄你皆因你所爲之事都是黑夜之間

人皆睡着由着你的性兒該殺的就殺該偷的就偷拿了走了若有白晝之間這樣事全是不能行的我說你沒見過大世面所以不敢上開封去就是這個緣故白玉堂不知蔣爺用的是激將法氣的他三尸神暴出五陵豪氣飛空說好病夫你把白某看作何等樣人慢說是開封府就是刀山箭林也是要走走的蔣爺笑嘻嘻道老五這是你的真話呀還是仗着膽子說的呢玉堂嚷道這也算不了甚麼大事也不便與你撒謊蔣爺道你既願意去我還有話問你這一起身雖則同行你萬一故意落在後頭我們可不能等你你若從屎遁裡逃了我們可不能找你還有一件事更要說明你在皇宮大內幹的事情這個罪名

非同小可到了開封府見了相爺必須小心謹愼聽包相爺的鈞諭纔是大丈夫所爲若是你仗着自已有飛簷走壁之能血氣之勇不知規矩口出胡言大話就算不了行俠尚義英雄好漢就是個渾小子也就不必上開封府去了你就請罷再也不必出頭露面了白玉堂是個心高氣傲之人如何能受得這些激發之言說滿天如今我也不合你論長論短俟到了開封府叫你看看白某是見過大世面還是沒有見過大世面那時再與你算帳便了蔣爺笑道結咧看你的好好勁兒了好小子敢做敢當纔是好漢呢兆蘭等恐他二人說翻了連忙說道放着酒不吃說這些不要緊的話作甚麼呢丁大爺斟了一杯酒遞給玉

堂丁二爺斟了一杯酒遞與蔣平二人一飲而盡然後大家歸坐又說了些閒話白玉堂向着蔣爺道我與你有何仇何恨將我翻下水去是何緣故蔣爺道五弟你說話太不公道你想想你作的事那一樣兒不利害那一樣兒留情分甚至說話都叫人磨不開就是今日難道不是你先將我一篙打下水去麼幸虧我識水性不然我就淹死了怎麼你倒惱我我不冤死了麼說的衆人都笑起來了丁二爺道既往之事不必再說莫若大家喝一回吃了飯也該歇息歇息了說罷纔要斟酒展爺道二位賢弟且慢愚兄有個道理說罷接過杯來斟了一杯向玉堂道五弟此事皆因愚兄而起其中却有區別今日當着衆位仁兄賢

弟俱各在此小弟說一句公平話這件事實係五弟性傲之故所以生出這些事來如今五弟既願到開封府去無論何事我展昭與五弟榮辱共之五弟信的及就飲此一杯大家俱稱讚道展兄言簡意深真正痛快白玉堂接杯一飲而盡道展大哥小弟與兄臺本無仇隙原是義意相投的誠然是小弟少年無知不服氣的起見如倒開封府自有小弟招承斷不累及吾兄再者小弟屢屢唐突冒昧蒙兄長的海涵小弟也要敬一杯陪個禮纔是說罷斟了一杯遞將過來大家說道理當如此展爺連忙接過一飲而盡復又斟上一杯道五弟既不掛懷劣兄五弟與蔣四兄也要對敬一杯蔣爺道甚是甚是二人站起來對敬了

三杯衆人俱各大樂不止然後歸坐依然是兆蘭兆蕙鬪了門杯彼此暢飲又說了一回本地風光的事體到了開封府應當如何的光景酒飯已畢外面已備辦停當展爺進內與丁母請安稟辭臨別時留下一封謝柬是給松江府知府的求丁家弟兄派人投遞丁大爺丁二爺送至莊外眼看着五位英雄帶領着伴當數人蜂擁去了一路無話及至到了開封府展爺便先見公孫策商議求包相保奏白玉堂然後又與王馬張趙彼此見了衆人見白玉堂少年英雄無不羨愛白玉堂到此時也就循規蹈矩諸事仗盧大爺提撥展爺與公孫先生來到書房見了包相行參已畢將三寶呈上包公便吩咐李才送至後面收了展

爺便將如何自已被擒多虧茉花村雙俠搭救又如何蔣平粧病悄地裡拿獲白玉堂的話說了一遍惟求相爺在聖上面前遮揜保奏包公一一應允也不陞堂便叫將白玉堂帶至書房一見展爺忙至公所道相爺請五弟書房相見白玉堂站起身來就要走蔣平上前攔住道五弟且慢你與相爺是親戚是朋友玉堂道俱各不是蔣爺道既無親故你身犯何罪就是這樣見相爺恐於理上說不去白玉堂猛然省悟道虧得四哥提撥險些兒悞了大事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五十八回　錦毛鼠龍樓封護衛　鄧九如飯店遇恩星

且說白玉堂聽蔣平之言猛然省悟道是呀虧得四哥提

撥不然我白玉堂豈不成了叛逆了麽展兄快拿刑具來
展爺道暫且屈尊五弟吩咐伴當快拿刑具來不多時不
但刑具拿來連罪衣罪裙俱有立刻將白玉堂打扮起來
此時盧方同着衆人連王馬張趙俱隨在後面展爺先至
書房掀起簾攏進內回稟不多時李才打起簾子口中說
道相爺請白義士只一句弄得白玉堂欲前不前要退難
退心中反倒不得主意只見盧方在那邊打手式叫他屈
膝他便來至簾前屈膝肘進口內低低說道罪民白玉堂
有犯天條懇祈相爺筆下超生說罷匍匐在地包相笑容
滿面道五義士不要如此本閣自有保本同頭吩咐展爺
去了刑具換上衣服看坐白玉堂那裡肯坐包相把白玉

堂仔細一看不由的滿心歡喜白玉堂看了包公不覺的凜然敬畏包相却將梗槩略爲盤詰白玉堂再無推諉滿口應承包相點了點頭道聖上屢屢問本閣要五義士者並非有意加罪却是求賢若渴之意五義士只管放心明日本閣保奏必有好處外面盧方聽了連忙進來一齊跪倒白玉堂早已的跪下盧方道卑職等仰賴相爺的鴻慈明日聖上縱不見怪實屬萬幸如若加罪時盧方等情願納還職銜以贖弟罪從此做個安善良民再也不敢妄爲了包公笑道盧校尉不要如此全在本閣身上包管五義士無事你等不知聖上此時勵精圖治惟恐野有遺賢時常的訓示本閣叫細細訪查賢豪俊義焉有見怪之理只

要你等以後與國家出力報効不負聖恩就是了說罷吩咐衆人起來又對展爺道展護衛與公孫主簿你二人替本閣好好看待五義士展爺與公孫先生一一領命同定衆人退了出來到了公廳之內大家就坐只聽蔣爺說道五弟你看相爺如何白玉堂道好一位爲國爲民的恩相蔣爺笑道你也知是恩相了可見大哥提稱是我的兄長眼力不差說個知遇之恩誠不愧也幾句話說的個白玉堂臉紅過耳瞅了蔣平一眼再也不言語了傍邊公孫先生知道蔣爺打趣白玉堂惟恐白玉堂年幼臉急連忙說道今日我等雖奉相諭欵待五弟又算是我與五弟頭爲賀喜候明日保奏下來我們還要吃五弟喜酒呢白玉堂

道只恐小弟命小福薄無福消受皇恩儻能無事弟亦當備酒與衆位兄長酬勞徐慶道不必套話大家也該喝一杯了趙虎道我剛要說三哥說了還是三哥爽快回頭叫伴當快快擺桌子端酒席登時進來幾個伴當調開桌椅安放杯箸展爺與公孫先生還要讓白玉堂上坐却是馬漢王朝二人攔住說任了盧大哥在此五弟焉肯上坐依弟等愚見莫若還是盧大哥的首坐其下挨次而坐到覺爽快徐慶道好還是王馬二兄吩咐的是我是挨着趙四弟一處坐趙虎道三哥偺兩個就在這邊坐不要管他們來來來且喝一杯說罷一個提壺一個執盞二人就對喝起來衆人見他二人如此不覺大笑也不謙讓了彼此就

至飲酒暢談無不傾心及至酒飯已畢公孫策偕同至自已屋內寫保奏摺底開首先敘展護衛一人前往陷空島拿獲白玉堂皆是展昭之功次說白玉堂所作之事雖暗昧小巧之行却是光明正大之事仰懇天恩赦宥封職廣開進賢之門等語請示包相看了繕寫清楚預備明日五鼓謹呈御覽至次日包公派展爺盧大爺王爺馬爺隨同白玉堂入朝白五爺依然是罪衣罪裙預備召見到了朝房包相進內遞摺仁宗看了龍心大悅立刻召見包相包相又密密保奏一番天子即傳旨派老伴伴陳林曉示白玉堂不必罪衣罪裙只於平人服色帶領引見陳公公念他殺害郭安有暗救自已之恩見了白玉堂又致謝了一

番然後明發上諭叫白玉堂換了一身簇新的衣服更顯得少年英俊及至天子臨朝陳公公將白玉堂領至丹墀之上仁宗見白玉堂一表人物再想見他所作之事眞有人所不能的本領人所不能的膽量聖心歡喜非常就依着包卿的密奏立刻傳旨加封展昭實受四品護衛之職其所遺四品護衛之銜即着白玉堂補授與展昭同在開封府供職以爲輔弼白玉堂到了此時心平氣和惟有俯首謝恩下了丹墀見了衆人大家道喜惟盧方更覺歡喜至散朝之後隨到開封府此時早有報錄之人報到大家俱知白五爺得了護衛無不快樂白玉堂換了服色展爺帶到書房與相爺行禮包公又勉勵了多少言語仍叫公

孫先生替白護衛具謝恩摺子預備明早八朝代奏謝恩一切事宜完畢白玉堂果然設了豐盛酒席酬謝知已這一日羣雄豪聚上面是盧方左有公孫先生右有展爺這壁廂王馬張那壁廂趙徐蔣白玉堂却在下面相陪大家開懷暢飲獨有盧爺有些愀然不樂之狀王朝道盧大哥今日兄弟相聚而且五弟封職理當快樂爲何大哥鬱鬱不樂呢蔣平道大哥不樂小弟知道馬漢道四弟大哥端的爲着何事蔣平道二哥你不曉得我弟兄原是五人如今四個人俱各受職惟有我三哥不在坐中大哥焉有不想念的呢蔣平這裡說着誰知盧爺那裡早已落下淚來白玉堂便低下頭去了衆人見此光景登時的都默默無

言半晌只聽蔣平歎道大哥不用爲難此事原是小弟作的我明日便找二哥去如何白玉堂忙插言道小弟與四哥同去盧方道這到不消你乃新受皇恩不可遠出況且我你三哥又不是私訪緝捕要去多人何用只你四哥一人足矣白玉堂說就依大哥吩咐公孫先生與展爺又用言語勸慰了一番盧方纔把愁眉展放大家豁拳行令快樂非常到了次日蔣平同明相爺去我韓彰自已却扮了個道士行裝仍奔丹鳳嶺翠雲峰而來且說韓彰自掃墓之後打聽得蔣平等由平縣已然起身他便離了靈佑寺竟奔杭州而來意欲遊賞西湖一日來到仁和縣天氣已晚便在鎮店找了客寓住了吃畢晚飯後剛要歇息忽聽

隔壁房中有小孩子啼哭之聲又有個山西人嘮哩嘮叨不知說甚麼心中委決不下只得出房來到這邊悄悄張望見那山西人左一掌右一掌打那小孩子叫那小孩子叫他爹親偏偏的那小孩子就又不肯韓二爺看了心自納悶又見那小孩子挨打可憐不由的邁步上前勸道朋友這是爲何他一個小孩子家如何禁的住你打呢那山西人道克官你不曉得這懷小娃娃是哦前途花了五兩蝹子買來作乾兒的一爐上哄着他遲哄着他哈他總叫哦大收哦就說他你不要叫哦大收你叫哦樂子大收與樂子沒有甚麼墳別不過是一蹓兒拔咧可柰這娃娃到了店裡他不但不叫哦樂子連大收也不叫了竟管着哦

叫一蹭兒克官你想想這一蹭兒是懷甚麽敎希呢韓爺聽了不由的要笑又見那小孩子眉目清秀黙着韓爺頗有望救之意韓爺更覺不忍連忙說道人生各有緣分我看這小孩子狠愛惜他你若將他轉賣於我我便將原價奉還那山西人道既如此微贈些利息哦便賣給克官韓二爺道這也有限之事即向兜肚內摸出五大兩一錠額外又有一塊不足二兩托於掌上道這是五兩一錠添上這塊算作利息你道如何那山西人看着銀子眼中出火道求是折樣罷哦沒有娃娃累贅哦還要趕爐呢咱家仍蠅兩交各無反悔說罷他將小孩子領過來交與韓爺韓爺卻將銀子遞過這山西人接銀在手頭也不回佯長出

店去了韓爺反生疑忌只聽小孩子道眞便宜他也難爲他韓爺問道此話怎講小孩子道請問伯伯住於何處韓爺道就在間壁房內小孩子道既如此請到那邊再爲細述韓爺見小孩子說話靈變滿心歡喜攜着手來到自巳屋內先問他吃甚麼小孩子道前途巳然用過不吃甚麼了韓爺又給他斟了半盞茶叫他喝了方慢慢問道你姓甚名誰家住那裡因何賣與山西人爲子小孩子未語先流淚道伯伯聽禀我姓鄧名叫九如在平縣鄧家窪居住只因父親喪後我與母親娘兒兩個度日我有一個二舅名叫武平安爲人甚實不端一日背負二人寄居我們家中說是他的仇人要與我大舅活活祭靈不想此人是開

封府包相爺的姪兒我母親私行將他釋放叫我我我二舅去趁空兒我母親就懸樑自盡了說至此痛哭起來韓爺聞聽亦覺慘然將他勸慰多時又問以後的情節鄧九如道只因我二舅所作之事無法無天況我們又在山環居住也不報官便用棺材盛殮於次日煩了幾個無賴之人幫着抬在山窪掩埋是我一時思念母親死的苦情向我二舅啼哭誰知我二舅不加憐憫反生怨恨將我踢打一頓我就氣悶在地不知魂歸何處不料後來甦醒過來覺得在人身上就是方纔那個山西人一路上多虧他照應吃喝來到此店這是難為他所便宜他的原故我何嘗花費五兩銀子他不過在山窪將我檢來折磨我叫他父

親也不過是轉賣之意幸虧伯伯搭救白白的叫他詐去銀兩韓爺聽了方知此子就是鄭九如見他伶俐非常不由的滿心歡喜又是歎息當初在靈佑寺居住時聽的不甚的確如今聽九如一說心內方纔明白只見九如問道請問伯伯貴姓因何到旅店之中却要往何處去韓爺道我姓韓名彰要往杭州有些公幹只是道路上帶你不便待我明日將你安置個妥當地方俟我回來再帶你上東京便了九如道但憑韓伯伯處置便小姪不至漂泊那便是伯父再生之德了說罷流下淚來韓爺聽了好生不忍道賢姪放心休要憂慮又安慰了好些言語哄着他睡了自已也便和衣而臥到次日天明算還了飯錢出了店門

惟恐九如小孩子家吃慣點心便向街頭看了看見路西有個湯圓舖攜了九如來到舖內揀了個座頭坐下道盛一碗湯圓來只見有個老者端了一碗湯圓外有四碟點心無非是糖耳躲蜜蔴花蜂餻等類放在桌上手持空盤却不動身兩隻眼睛直勾勾的瞅着九如半晌歎了一口氣眼中幾幾乎落下淚來韓二爺見此光景不由的問道你這老兒爲何瞅着我姪兒難道你認得他麼那老者道小老兒認却不認得只是這位相公有些厮像韓爺道他像誰那老兒却不言語眼淚早已滴下韓爺更覺犯疑連忙道他到底像誰何不說來那老者拭了淚道軍官爺若不怪時小老兒便說了只因小老兒半生乏嗣好容易生

了一子活到六歲上不幸老伴死了撂下此子因思娘也就嗚呼哀哉了今日看見小相公的面龐兒頗頗的像我那說到這裡却又咽住不言語了韓爺聽了暗暗忖度道我看此老頗覺誠實而且老來思子若九如留在此間他必加倍疼愛小孩子斷不至於受苦想罷便道老丈你貴姓那老者道小老兒姓張乃嘉興府人氏在此開湯圓舖多年舖中也無多人只有個夥計看火所有坐頭俱是小老兒自已張羅韓爺道原來如此我告訴你他姓鄧名叫九如乃是我姪兒只因目下我到杭州有些公幹帶着他行路甚屬不便我意欲將這姪兒寄居在此老丈你可願意麽張老兒聽了眉開目笑道軍官既有公事請將小相

公留居在此只管放心小老兒是會看承的韓爺又問九
如道姪兒你的意下如何我到了杭州完了公事即從前
來接你九如道伯伯既有此意就是這樣罷又何必問我
兒韓爺聽了知他願意又見老者歡喜無限眞是兩下情
願事最好辦韓爺也想不到如此的爽快同手在兜肚內
掏出五兩一錠銀子來遞與老者道老丈這是些須薄禮
聊算我姪兒的茶飯之資請收了罷張老者那裡肯受不
知說些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五十九回　倪生償銀包興進縣　金令贈馬九如來京

且說張老見韓爺給了一錠銀子連忙道軍官爺太多心
了就是小相公每日所費無幾何用許多銀兩呢如怕小

相公受屈留下些須銀兩也就彀了韓爺道老丈不要推辭便是嫌輕了張老道既如此說小老兒就從命了連忙將銀接過韓爺又說道我這姪兒煩老丈務要分心的又對九如道姪兒耐性在此我完了公事即便同來九如道伯父只管放心料理公事我在此與張老伯盤桓是不妨事的韓爺見九如居然大方全無小孩子情態不但韓二爺放心而且張老者聽見鄧九如稱他爲張老伯樂得他心花俱開連稱不敢不敢軍官爺只管放心小相公交付小老兒理當分心不勞吩咐的韓二爺執了執手鄧九如又打了一恭韓爺便出了湯圓鋪回頭屢屢頗有不捨之意從此韓二爺直奔杭州鄧九如便在湯圓鋪安身不表

且說包興自奉相諭送方善與玉芝小姐到合肥縣小包村諸事已畢在太老爺太夫人前請安叩辭賞銀五十兩又在大老爺大夫人前請安稟辭也賞了三十兩然後又替二老爺二夫人請安稟辭無奈何賞了五兩銀子又到甯老先生處稟了辭便吩咐伴當扣備鞍馬牢拴行李出了合肥縣迤邐行來一日路過一莊但見樹木叢雜房屋高大極其凶險包興暗暗想道此是何等樣人家竟有如此的樓閣大厦又非世冑又非鄉宦到底是個甚麼人呢正在思索不隄防咕咚的響了一聲坐下馬是極怕響的忽的一聲往前一蹿包興也未防備身不由已掉下馬來那馬咆哮着跑入莊中去了幸喜包興却未跌着伴當趕

忙下馬攙扶包興道不妨事並未跌着你快去進莊將馬追來我在此看守行李伴當領命進莊去了不多時端吁吁跑了回來道了不得了不得好利害世間竟有如此不講理的包興問道怎麽樣了伴當道小人追入莊中見一人肩上擔着一桿鎗拉着咱的馬小人上前討取他將眼一瞪道你這厮如何的可惡俺打的好好樹頭鳥被你的馬來將俺的樹頭鳥俱各驚飛了你還敢來要馬如若要馬時須要還俺滿樹的鳥兒讓俺打的盡了那時方還你的馬小人打諒他取笑兒向前陪禮央告道此馬乃我主人所乘只因聞鑼怕響所以驚蹦起來將我主人閃落跑入貴莊爺上休要取笑乞賜見還是懇誰知那人道甚麽

絕不想俺全不管你打聽打聽俺太歲莊有空過的麼你去問覆你主人如要此馬叫他拿五十兩銀子來此取贖說罷他將馬就拉進去了想世間那有如此不說理的呢包興聽了也覺可氣便問此處係何處所轄伴當道小人不知包興道打聽明白了再作道理說罷伴當牽了行李馬匹先行包興慢慢在後步行走不多路伴當覆道小人繞已問明此處乃仁和縣地面離街有四里之遙縣官姓金名必正你道此人是誰他便是顏查散的好友自服闋之後歸部銓選選了此處的知縣他已曾查訪此處有此等惡霸屢屢要剪除他無奈吏役舞弊欺矇尚未發覺不想包興今日為失馬特特的要拜會他且說包興暫時騎

了伴當所乘之馬叫伴當牽着馬垛子隨後慢慢來到縣衙相見果然走了三里來路便到鎮市之上雖不繁華却也熱鬧只見路東巷內路南便是縣衙包興一伸馬進了巷口到了衙前下馬早有該值的差役見有人在縣前下馬迎將上去說了幾句只聽那差役頭號裡接馬恭恭敬敬將包興讓進暫在科房略坐急速進內回稟不多時請至書房相見只見那位縣爺有三旬年紀見了包興先述未得迎接之罪然後彼此就坐獻茶已畢包興便將路過太歲莊將馬遺失本莊勒措不還的話說了一遍金令聽了先賠罪道本縣接任未久地方竟有如此惡霸欺侮上差實乃下官之罪說罷一揖包興還禮金令急忙喚書吏

派馬快前去要馬書吏答應下來金公對與包興提起顏查散是他好友包興道原來如此顏相公乃是相爺得意門生此時雖居翰苑大約不久就要提陞金相公又要托包興寄信一封包興一一應允正說話間只見書吏去不多時復又轉來悄悄的請老爺說話金公只得暫且告罪失陪不多時金爺同來不等包興再問便開口道我已派人去了誠恐到了那裡有些耽擱貽誤公事下官實實吃罪不起如今已吩咐將下官自己乘用之馬備來上差暫騎了去俟將尊騎要來下官再派人送去說罷只見差役已將馬拉進來請包興看視包興見此馬比自己騎的馬勝强百倍而且鞍韂鮮明便道既承貴縣美意實不敢辭

只是太歲莊在貴縣地面容留踞霸恐於太爺官聲是不相宜的金令聽了連連稱是道多承指教下官必設法處治懇求上差到了開封在相爺跟前代下官善爲說辭包興滿口應承又見差役進來回道跟老爺的伴當牽着行李騾子現在衙外包興立起身來辭了金公差役將馬牵至二堂之上金令送至儀門包興攔住不許外送到了二堂之上包興伴當接過馬來出了縣衙便乘上馬後面伴當拉着騾子剛出巷口伴當提上一步回道此處極熱鬧的鎮店從清早直到此時爺還不餓麽包興道我也有些心裡發空咱們就在此找個飯舖打尖罷伴當道往北去路西裡會仙樓是好的包興道既如此咱們就到那裡去

不一時到了酒樓門前包興下馬伴當接過去拴好伴當卻不上樓就在門前走桌上吃飯包興獨步登樓一看見當門一張桌空閑便坐在那裡抬頭看時見那邊靠窗有二人坐在那里另具一番英雄氣概一個是碧睛紫髯一個是少年英俊真是氣度不凡令人好生的羨慕你道此二人是誰那碧睛紫髯的便是北俠覆姓歐陽名春因是紫巍巍一部長髯人人皆稱他為紫髯伯那少年英俊的便是雙俠的大官人丁兆蘭只因奉母命與南俠展爺修理房屋以為來春畢姻丁大官人與北俠原是素來聞名未曾見面的朋友不期途中相遇今約在酒樓吃酒包興看了堂官過來問了酒菜傳下去了又見上來了主僕三

人相公有二十年紀老僕都有五旬上下與那二人對面坐了因行路難以拘禮也就叫老僕打橫兒坐了不多時堂官端上酒來包與慢慢的消飲忽聽樓梯聲響上來一人攜着一個小兒瞧見小兒眼淚汪汪那漢子怒氣昂昂就在包與坐的座頭斜對面坐了小兒也不坐下在那裡拭淚包與看了又是不忍又覺納悶早已聽見樓梯響處上來了一個老頭兒眼似靈鈴一眼看見那漢子連忙上前跪倒叫訴道求大叔千萬不要動怒小老兒雖然短欠銀兩慢慢的必要還清分文不敢少的只是這孩子大叔帶他去不得的他小小年紀又不曉事又不能幹大叔帶去怎麽樣呢那漢子端坐昂然不理半晌說道饒得此子

帶去作個當頭俟你將帳目還清方許你將他贖回那老頭兒着急道此子非是小老兒親故乃是一個客人的姪兒寄在小老兒舖中的儻若此人回來小老兒拿甚麽還他的姪兒望大叔開一線之恩容小老兒將此子領回緩至三日小老兒將舖內折變歸還大叔的銀子就是了說罷連連叩頭只見那漢子將眼一瞪道誰耐煩這些你只管折變你的去等三日後到莊取贖此子忽見那邊老僕過來對着那漢子道尊客我家相公要來領教那漢子將眼皮兒一撩道你家相公是誰素不相識見我則甚說至此早有位相公來到面前道尊公請了學生姓倪名繼祖你與老丈爲着何事請道其詳那漢子道他拖欠我的

銀兩總未歸還如今要將此子帶去見我們莊主作個當頭相公你不要管這閒事倪繼祖道如此說來主管是替主索帳了但不知老丈欠你莊主多少銀兩那漢子道他原借過銀子五兩三年未還每年應加利息銀五兩共欠紋銀二十兩那老者道小老兒曾歸還過二兩銀如何欠的了許多那漢子道你總然歸還過三兩銀利息是照舊的豈不聞歸本不抽利麼只這一句話早惹起那邊兩個英雄豪俠連忙過來道他除歸過的還欠你多少那漢子道尚欠十八兩倪繼祖見他二人滿面怒氣惟恐生出事來急忙攔道些須小事兒不要計較於他回頭向老僕道倪忠取紋銀十八兩來只見老僕向那邊桌上打開包

妻拿出銀來連整帶碎約有十八兩之數遞與相公倪繼祖接來纔待要遞給惡奴却是丁兆蘭問道且慢當初借銀兩時可有借劵惡奴道有在這裡回手掏出遞給相公相公將銀兩付給那人接了銀兩下樓去了此時包興見相公代還銀兩料着惡奴不能帶去小兒便過來將小兒帶至自已桌上哄着吃點心去了這邊老者起來又給倪繼祖叩頭倪繼祖連忙攙起問道老丈貴姓老者道小老兒姓張在這鎮市之上開個湯圓舖生理三年前曾借過太歲莊馬二員外銀五兩是託此人的說合他名叫馬祿當初不多幾月就歸還他二兩誰知他仍按五兩算了利息生生的詐去許多反累的相公妄費去銀兩小老兒何

以答報請問相公意欲何往倪相公道些須小事何足挂齒學生原是欲上東京預備明年科考路過此處打尖不想遇見此事這也是事之偶然耳又見丁兆蘭道老丈你不吃酒麽相公既已耗去銀兩難道我二人連個東道也不能麽說罷大家執手道了個請字各自歸坐張老兒已瞧見鄧九如在包興那邊吃點心吃他也放了心了就在這邊同定歐陽春三人坐了丁大爺一壁吃酒一壁盤問太歲莊張老兒便將馬剛如何倚仗總管馬朝賢的威勢强梁行道無所不為每每竟有造反之心丁大爺只管盤詰北俠那裏不介意置若罔聞此時倪繼祖主僕業已用畢酒飯會了錢鈔又過來謙讓北俠二人各不相擾彼此

執手主僕下樓去了這裡張老兒也就辭了二人向包興
這張桌上而來誰知包興早已問明了鄧九如的原委只
樂得心花俱開暗道我臨起身時三公子諄諄囑咐於我
叫我在鄧家窪訪查鄧九如務必帶至京師偏偏的再也
訪不着不想却在此處相逢若非失馬焉能到了這裡可
見凡事自有一定的正思想時見張老過來道謝包興連
忙讓坐一同吃畢飯會鈔下樓隨至湯圓舖內包興悄悄
將來歷說明如今要把鄧九如帶往開封意欲叫老人家
同去不知你意下如何要知張老兒說些甚麼且聽下回
分解

六十回　蔣爵伯有意除馬剛　丁兆蘭無心遇莽漢

且說包興在湯圓舖內問張老兒你這買賣一年有多大的來頭張老道除火食人工遇見好年頭一年不過剩上四五十吊錢包興道莫若跟隨鄭九如上東京見了三公子那時鄭九如必是我家公子的義兒你就照着他吃碗現成的飯如何張老兒聽了滿心歡喜又將韓爺將此子寄居於此的原由說了因他留下五兩銀子小老兒一時寬裕卸了一口袋麪被惡奴馬祿看在眼裡立刻追索欠債再也想不到有如此的奇遇包興連連稱是又暗想道原來韓爺也來到此處了一轉想道莫若仍找縣令叫他把鄭九如打扮打扮豈不省事麼因對張老道你收什你起身的行李我到縣裡去去就來說罷出了湯圓舖上馬

帶着伴當徑奔縣衙去了這裡張老兒與夥計合計做爲兩股生理每齊算帳一個本錢一個人工却狠公道自己將積蓄打點起來不多時只見包興帶領衙役四名趕來的車輛從車上拿下包袱一個打開看時却是簇新的小衣服大衫襯衫無不全備是金公子的小衣服因說是三公子的義兒焉有不盡心的呢何况又有太歲莊留馬一事借此更要求包興在相爺前遮蓋遮蓋登時將九如打扮起來真是人仗衣帽更顯他粉粧玉琢齒白唇紅把張老兒樂的手舞足蹈夥計幫着把行李裝好然後叫九如坐好張老兒却在車邊臨別又諄囑了夥計一番儻若韓二爺到來就說在開封府恭候包興乘馬伴當跟隨外有

衙役護送好不威勢熱鬧一直往開封去了且說歐陽爺與丁大爺在會仙樓上吃酒自張老兒去後丁大爺便向北俠道方纔眼看惡奴的形景又耳聽豪霸的強梁兄臺心下以為何如北俠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賢弟咱們且吃酒莫管他人的閒事丁大爺聽了暗道聞得北俠武藝超羣豪俠無比如今聽他的口氣竟是置而不論了或者他不知我的心跡今日初遇未免的含糊其詞也是有的待我索性說明了看是如何想罷又道似你我行俠尚義理當濟困扶危剪惡除奸若要依小弟的主意莫若將他除却方是正理北俠聽了連忙擺手道賢弟休得如此豈不聞牆外有耳倘漏風聲不大穩便難道賢弟醉了麼丁

大爺聽了便暗笑道好一個北俠可膽小到如此田地眞是聞名不如見面惜乎我身邊未帶利刃如有利刃今晚馬到成功也叫他知道知道我雙俠的本領人物又轉念道有了今晚何不與他一同住宿我暗暗盜了他的刀兒去行事俟成功後回來奚落他一場豈不是件快事麼主意已定便道果然小弟力不勝酒有些兒醉了兄台還不用飯麼北俠道劣兄早就餓了特爲陪着賢弟丁大爺暗道我何用你陪呢便回頭與堂官要了飯菜點心來不多時堂官端來二人用畢會鈔下樓天剛正午丁大爺便假粧醉態道小弟今日懶待行路意欲在此住宿一宵不知兄臺意下如何北俠道久仰賢弟未獲一見今日幸會焉

有驟然就別之理理當多盤桓幾日為是男兒惟命是聽丁大爺聽了暗合心意道我豈願意與你同住不過要借你的刀一用耳正是閒來到一座廟宇門前二人進內見有個跛足道人說明暫住一宵明日多謝香資道人連聲答應即引至一小院三間小房極其僻靜二人俱道甚好甚好放下行李北俠將寶刀帶着皮鞘子挂在小墻之上丁大爺用目往觀了一番便備此坐下對面閒談丁大爺暗想道方纔在酒樓上惟恐耳目眾多或者他不肯吐實這如今在廟內又極僻靜待我再試探他一回看是如何因又提起馬剛的過惡並懷造反之心你若舉此義不但與民除害而且也算與國除害豈不是件美事北俠笑道

賢弟雖如此說焉剛既有此心他豈不加意防備呢俗言知已知彼百戰百勝豈可唐突僥機不密反爲不美丁大爺聽了更不耐煩暗道這明是他膽怯反說這些以敗吾興不要管他俟夜間人靜叫他瞧瞧俺的手段到了晚飯時那癩道人端了幾碗素菜饅首米飯二人燈下囫圇吃完道人撤去彼此也不謙讓丁大爺因瞧不起北俠有些怠慢所謂話不投機半句多了誰知北俠更有討厭處他鬧了個吃飽了食困剛然喝了鼎茶他就張牙咧嘴的哈氣起來丁大爺看了更不如意暗道這樣的酒囊飯袋之人也敢稱個俠字眞眞令人可笑却順口兒道兄台既有些困倦何不請先安歇呢北俠道賢弟若不見怪劣兄就

告罷了說罷枕了包裹不多時便呼聲振耳丁大爺不覺暗笑自己也就盤膝打坐閉目養神及至交了二鼓丁大爺悄悄束縛將大衫脫下來來出屋子先顯了個手段佩了寶刀背在背後只聽北俠的呼聲益發大了却暗笑道無用之人只好給我看衣服少時事完成功看他如何見我連忙出了屋門越過墻頭竟奔太歲莊而來一二里路少刻就到看了看墻垣極高也不用軟梯便飛身躍上墻頭看時原來此墻是外圍墻裡面纔是院墻落下大墻又上裡面院墻這院墻却是用瓦攏就的古老錢丁大爺容一步而行到了耳房貼墻甚近意欲由房上進去豈不省事兩手扳住耳房的邊磚剛要縱身覺得脚下磚一跐低頭

看時見登的磚已離位若一抬脚此磚必落心中暗想此
磚一落其聲必響那時驚動了人反爲不美若要鬆手却
又趕不及了只得用脚尖輕輕的碾力慢慢的轉動好容
易將那塊磚穩住了這纔兩手用力身體一長便上了耳
房又到大房在後坡裡暑爲喘息只見僕婦丫鬟往來行
走要酒要菜彼此傳喚丁大爺趁此空兒到了前坡爬伏
在房簷竊聽只聽衆姬妾買俏爭寵道千歲爺爲何喝了
揑揑紅的酒不喝我們挨挨酥的酒呢奴婢是不依的又
聽有男子吟哈笑道你放心你們八個人的酒孤家挨次
兒都要喝一杯只是慢着些兒飲孤家是喝不慣急酒的
丁大爺聽了暗道怨不得張老兒說他有造反之心果然

他竟取稱孤道寡起來這不除却如何使得卽用倒垂勢
把住椽頭將身體貼在前簷之下却用兩手揑住椽頭倒
把兩脚撑住檁望換步到了簷柱用脚登定將手一撒身
子向下一順便抱住大柱兩腿一抽盤在柱上頭朝下脚
向上哧哧哧順流而下手已扶地轉身站起瞧了瞧此時
無人隔簾往裡偷看見上面坐着一個人年紀不過三旬
向外衆姬妾圍繞着胡言亂語丁大爺一見不由怒從心
上起惡向胆邊生回手抽刀噯呦竟不知寶刀於何時失
去只剩了皮鞘猛然想起要上耳房之時脚下一跐身體
往前一栽想是將刀甩出去了自己在廊下手無寸鐵惟
以站立又見燈光照耀只得退下見迎面有塊大湖石暫

且藏於後面往這邊偷看只見廳上一時寂靜見衆姬妾從簾下一個一個爬出來方嚷道了不得了千歲爺的頭被妖精取了去了一時間鼎沸起來了大爺在石後聽的明白暗道這個妖精有趣想是此賊惡貫已滿遭此凶報倒是北俠說着了惡有惡報絲毫不爽我也不必在此了且自回廟再作道理想罷從石後繞出臨墻將身一縱出了院墻又縱身上了外圍墻輕輕落下腳剛着地只見有個大漢奔過來嗖的就是一棍丁大爺忙閃身躲過誰知大漢一連就是幾棍鬧得丁大爺眼快雖然躲過然而也就吃力的狠正在危急只見墻頭坐着一人擲下一物將大漢打倒丁大爺趕上一步按住只見墻上那人飛身下

來將刀往大漢面前一提道你是何人快說丁大爺細瞧飛下這人不是別個却是那膽小無能的北俠歐陽春手內刀就是他的寶刀心中早已明白又是歡喜又是佩服只聽大漢道罷了罷了花蝶呀咱們是前生的冤孽不想俺弟兄皆喪於你手丁大爺道這大漢好生無禮那個是甚麼花蝶大漢道難道你不是花冲麼丁大爺道我叫兆蘭却不姓花大漢道如此說來是俺錯認了丁大爺也就將他放起大漢立起撢了塵土見衣服上一片血跡道這是那裡的血呀丁大爺一眼瞧見那邊一顆首級便知是北俠取的馬剛之首方纔打倒大漢就是此物連忙道俺們且離此處在那邊說去三人一壁走着大爺丁兆蘭問

大漢道足下何人大漢道俺姓龍名濤只因花蝴蝶花冲將俺哥哥龍淵殺害是俺懷仇在心時刻要替兄報仇無奈這花冲形踪詭秘譎詐多端再也拿他不着方纔是我們夥計夜星子馮七告訴於我說有人進馬剛家內俺想馬剛家中姬妾衆多必是花冲又相中了那一個因此持棍前來不想遇見二位纔尊駕提兆蘭二字莫非是茉花村丁大員外麽兆蘭道我便是丁兆蘭龍濤道俺久要拜訪未得其便不想今日相遇又險些兒悞傷了好人又問此位是誰丁大爺道此位覆姓歐陽名春龍濤道哎呀莫非是北俠紫髯伯麽丁大爺道正是龍濤道妙極俺要報殺兄之仇屢欲拜訪懇求幫助不期今日幸遇二位無甚

麽說的懇求二位幫助小人則個說罷納頭便拜丁大爺連忙扶起道何必如此龍濤道大官人不知小人在本縣當個捕快差使昨日奉縣尊之命要捉捕馬剛小人昨奉此差一來查訪馬剛的破綻二來暗躧花蝶的形踪與兄報仇無奈自己本領不濟恐不是他的對手故此求二位官人幫助幫助北俠道既是這等馬剛他已遭天報你也不必管了只是這花冲我們不認得他怎麽樣呢龍濤道若論花冲的形景也是少年公子模樣却是武藝高强因他最愛躧花每逢夜間出入鬢邊必簪一枝蝴蝶因此人皆與他是花蝴蝶每逢熱鬧場中必要去遊玩若見了美貌婦女他必要下工夫到了人家躧花這廝造孽多端作

惡無數前日還聞得他要上龐君祠去呢小人還要上那
裡去訪他北俠道龐君祠在那裡龍濤道在此縣的東南
三十里也是個熱鬧去處丁大爺道既如此這時雖開廟
的日期尚有半個月的光景我們還要到家中去儻到臨
期咱們俱在龐君祠會齊如若他要往別處去你可派人
到茉花村給我們送個信我們好幫助於你龍濤道大官
人說得極是小人就此告別馮七還在那裡等我聽信呢
龍濤去後二人離廟不遠仍然從後面越墻而入來到屋
中寬了衣服丁大爺將皮鞘交付北俠道原物奉還仁兄
何時將刀抽去北俠笑道就是賢弟用脚穩磚之時此刀
已歸吾手丁大爺笑道仁兄真乃英雄弟弗如也北俠道

豈敢豈敢丁大爺又問道姬妾何以聲言妖精取了千歲之頭此時何故小弟不解北俠道凡你我俠義作事不要聲張總要機密能彀隱諱甯可不露本來面目只要剪惡除強扶危濟困就是了又何必諄諄叫人知道呢就是昨夕酒樓所談及廟內說的那些話以後勸賢弟再不可如此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方於事有裨益丁兆蘭聽了深爲有理連聲道仁兄所言最是又見北俠從懷中掏出三個軟搭搭的東西遞給丁大爺道賢弟請看妖怪兆蘭接來一看原是三個皮套做成鬼臉兒不覺笑道小弟從今方知仁兄是兩面人了北俠亦笑道劣兄雖有兩面也不過逢場作戲幸喜不失本來面目丁大爺道噯呀仁兄

雖是作戲呀然而逢着的也不是當耍的呢北俠聽罷笑了一笑又將刀歸鞘擱起開言道賢弟有所不知劣兄雖逢場做戲殺了馬剛其中還有一個好處丁大爺道其中還有甚麽好處呢小弟請教望乞說明以開茅塞未知北俠說出甚麽話來且聽下回分解